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九

宋朝文

喜雨亭記

蘇東坡

蠅蛇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

子其喜之小大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

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

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

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

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

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并於野愛者以樂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

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存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而

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

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

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繁誰之力民曰太

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

戲者

所以喜之意

金華不可無此書何

乙卯春

此句已包太守又于造物字了

白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實真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
亭

祭歐陽公文

蘇東坡

模寫小人情狀極其底蘊介甫門下觀之能
無怒乎然歐陽公之存亡其關於否泰消長
之運如此非坡公筆力不能及也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氏有父母國有君
龜斯文有傳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
畏而不為壁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
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
茫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幸者至於用夷君

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

大澤龍亡而虎逝則交怵百出舞鷃難而獍狸昔公之

未用也天下以為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為遲及其釋

位而去也莫不以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

失望而猶庶幾於乃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

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

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遜世非

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黃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

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住吊而懷祿不去況古

人以沮悵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

而下以哭吾私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
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
全了多生靈來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
極典雅

熙寧十年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
州事臣并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
子孫之實存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
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
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
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不
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
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俣又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
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黎民罔有
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
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
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
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
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力在勢窮然後
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驪血

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冥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
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
墳塋祠以太牢令錢氏功德始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
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變忠臣慰蒼民心之義
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
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
其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
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
草木有不洽者縣令承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時死以聞制曰可其妙
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
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
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
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
左江右湖控引岳壑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睥如神人玉
帶毬馬四十年寅畏小心厥能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困憊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
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
子孫千億帝謂中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瓊
山之陽歸然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徐州上 皇帝書

蘇東坡

思慮精密利害周盡肝膽呈露而筆力亦隨之決江河而注之海未足以諭其勢也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章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鉗竭則壘取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甌水也地宜蒞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暴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許州人也。碭山人也。皆在
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
俗。魏大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與以卒
伍庸材，志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計。豈非其地形便利，人
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
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
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
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千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棄
而走。且地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哺召無
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
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

文并

六

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
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
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
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
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請臣而訴者數
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
冶各有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疆力勢忍之民
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
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
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
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

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賊得
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
雖險固而樓櫓散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
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
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
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
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
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
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
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
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

徐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
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
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
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
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
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
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
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
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
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
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

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榷比其年士卒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士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有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羞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聞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

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而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胥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各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躰而鯢鯀爲之制今世胥吏牙

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
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
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
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
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
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
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
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
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
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
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
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嘉之後盜賊並
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
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
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
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

策畧五

蘇東坡

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間架整波瀾闊議論佳
可為策格作散文生疎苦於斷續不相連者
或語句費力者熟讀不患不進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

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
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
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
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自此以下埋勢何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
天子待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待大士以至於民轉相
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
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
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
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
變是以一敵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
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
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
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
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
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
且不及矣秦二世前西漢多謀自此以秦二世唐德宗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頭涿而不
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又不
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
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
不相疑天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
足憂而安養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
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曰安卒勵其日官撫摩其人

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
法飲酒蜡脯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
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
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
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
心使不至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
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
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傷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
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議使
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
既已去而張儀爲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

大略

十一

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
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
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
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
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
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
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擢手之歡凡在
朝廷者皆嘗試拮據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
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
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
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泯

是故不為以愛而常為遠慮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
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受高
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
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
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
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
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
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
下父老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
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
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
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
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宦從侍講待講之人志以論說古
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
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
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
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
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
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
修節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
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
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廷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五

宋朝

贊王元之畫像

蘇東坡

器局大讀此可以想見公與元之之為人

厚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
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
傑皆以身徇義口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
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
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
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
耿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天如不
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
絕俗使斗筭穿齋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
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
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公
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康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
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
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
之有泚其頽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幾莫起
之

三柳堂銘

蘇東坡

太宗始欲相王晉公祐公請以百口保符奇
 卿不反忤太宗意遂不相親戚有惜之者
 曰吾雖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文正公且
 也發明天人志好序文理致其長然亦人所
 可到至於銘詩則不可及矣學者須是看了
 序文且掩卷默想銘文當如何下語却來看
 他所作方有長進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
 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

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出困於蓬蒿
 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照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
 而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
 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
 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
 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
 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

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

八年今夫寓牧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備
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特左契交手
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
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
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
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
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
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
艾也懿敏公之子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
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魏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
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邱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
獲投有方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履爵爵三
槐若以爲力各之符則法年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稼說送張琥

蘇東坡

觀坡公此說宜以一世之盛名自居者哉其
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此所以名益盛
而幸益延也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
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批而多實以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
寸寸而取之日夜而望之鋤耨鉅文相尋於其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
此豈能復有羨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
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閉閤焉如
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
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未此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示於李
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
去此而務李也哉博李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言君子
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者吾弟也其
相勉勵焉如此
亦以是語之

徐州蓮華漏銘

蘇東坡

坡公最長於物理上推測到義理精微處妙
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
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
往尚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
造發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窺天下之視
使守者恂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因子博士

傳君湯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
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未^{直惟原李}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而權衡豈不
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
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
轟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事者
如鉗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矢其平如箭
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
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范增論

蘇東坡

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弒義帝便是要
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
立三人死生存亡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出
筆力老健無六箇字關此坡公海外文字故
有老氣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
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
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
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冒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
中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沛公

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兵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鄉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謫鄉子冠軍於禍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所矯殺鄉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

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鄉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東坡

說利害深切得老臣諫君之躰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請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

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二代而

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土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

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

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
厭親駕遠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
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絃益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
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
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
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
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
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御敗血易然戒懼知用兵
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幸輒勝幸則用兵使狃於
功神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
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
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
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
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
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
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
寮窺見此拍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
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
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
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
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
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

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
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
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
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成賊已降俘
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
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
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
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
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
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
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斗目之觀耳
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
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
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
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
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機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
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
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
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

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
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
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竄起京東
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
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
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辟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
所向必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
向背之迹見於尖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
震山崩水旱厲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
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
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
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
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代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
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
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
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
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
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
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
計伐老臣庸懦私切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

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真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倡勇敢

蘇東坡

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者東坡文字，須尋他無中生有。

臣開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虎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問闕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

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

未始不測然悔也此非本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

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

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

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

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

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

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

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

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拘其

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

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

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

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

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九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

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

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

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

罪使勉彊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

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

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九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大悲閣記

蘇東坡

看拈起甚麼一種話頭便被他對副了觀此文如生蛇活龍不惟義理通徹亦是佛書精熟之故所謂信手拈來物物真者

大悲者觀世音之交也觀世音由聞而齊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沉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幸于方億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万四千母作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貝具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

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即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棕紋。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躰。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自入身復轉於外彼佛菩薩亦然，雖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何沙諸國非有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

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傳，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智，無妄幸者。後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鑿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出閭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思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盃水青楊枝珊瑚太寶炬白拂諸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十手當十心一人而十心內自相攪探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除呂公著守司空制

蘇東坡

此篇識體而加以俊邁四六文字難得有血
脉以舊宰相平章軍國此是求舊元老大臣
人望所歸此是用衆故以求舊用衆為主張
公著是夷簡之子解相印而仍舊平章故中

間至末後叙述如此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
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
在焉宜告治朝以予大號具官其謀謀經遠精識造微
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
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
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實賓客之餘自言不父上宗
莫追於前烈召公考固無易於家賢而乃屢受貢封草
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閱勞以万幾之煩是
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母廢議論時游廟堂於盛
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李

而裴度亦寄安危周俾斯人專表唐世可特授守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
至都堂議軍國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江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五

臣等謹將臣等所撰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五
臣等謹將臣等所撰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五
臣等謹將臣等所撰崇古文訣卷之二十五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六

宋朝文

蘇州閔子祠堂記

蘇蘇城

文字有閔鎖首尾相結發明理致

歷城之東五里有立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禮不
 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
 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
 政修事治邦之臺若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
 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
 噫信也事也 厄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上 列備自有位百

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天子
 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
 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李路
 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眾矣然其稱德行者四
 人獨仲弓嘗為李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李氏嘗欲
 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
 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
 何欤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
 茫茫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
 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覆風濤而不憤觸蛟蜃而不驚
 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

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矣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志必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預諸子而以為不足道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臣事三

蘇欒城

精華果銳神氣之說前此直是未有人說及此推明模寫之工與邦直相似邦直文差刻畫太過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逆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實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携不去時灌而漑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皆槁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

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
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日晝
之所為有以措亡之矣措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
自養而全之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分夫朝廷
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
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紛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
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
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
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
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由
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
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切觀當今之人治文章
言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
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
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及顧思得奇
才良將以厲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
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
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
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
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
強之以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

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六弊一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城

曾臆之談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叙中來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子由時方十九歲或云老泉代作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頓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

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
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
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次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
古人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
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
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
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
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
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也且夫人
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
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不特
以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
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
習吏事鄉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
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
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臣事一

蘇軾城

權臣重臣最難分別觀此論則瞭然矣此等
議論有益於人主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
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

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節聽順而無所違矣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淑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愈分明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

冒罪矣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
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
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
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
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
景帝也周正不正知此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三者清亂
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
也昔者衛太子聚眾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
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
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正非出身而當之
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
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又反故天下皆知
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
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
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下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
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
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今法吏且以為言而
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
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
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
為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欲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

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
詩言有斤兩足以破世主之疑
看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論經筵第一劄子

伊川

此等議論關涉大自伊訓說命無逸立政之
後方見此等文字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
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
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
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
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
自然伏以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
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
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弄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
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恒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
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 皇帝
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
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綜端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
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人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
讀數行羣官列侍嚴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
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 上上冲幼 太皇太后慈愛
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又則自然接熟大抵與

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伊川

探本之論後世以為迂緩古人以為急切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

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

法無復聞焉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

古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

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

中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

抵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

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

在後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

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

所謂保養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

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春秋傳序

伊川

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說得最好後來太史

公聞之董生數語好自伊川之學行而後春

秋之用顯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導之兼此三者方可以當君長之位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

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
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
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
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
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
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
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優善貶惡而已
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
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
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
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
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
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

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二十六

人欲與道為友其門而人欲
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
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
矣

